

随笔

爱情的感觉

王菲

不知道为什么要相爱,我们爱了。我们爱得天翻地覆,爱得海枯石烂了,沧海变桑田了也不要变心。我们相爱时的任何阻碍和任何对我们爱情的质疑都是我们眼中的恶势力,任何外界的条件都是那么庸俗不堪,都与我们纯洁的爱情格格不入。我们只要两个人永远相守,相亲相爱,甜甜蜜蜜。于是,我们结婚了,不仅从感情上,从内心里结合在一起,从形式上、法律上也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了。于是,除了花前月下,风花雪月的浪漫,更有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现实,除了甜言蜜语的温柔,更有为稻粱谋的艰辛。除了相互理解的感动,更需要相互适应的磨合。孩子来了,亲友来了,收入多了,支出更多了,社会能力日渐增强,要应付的关系也日益增多。

不知道为什么会改变,我们变了。从何时起,我们的浪漫没了,只剩下现实;温柔没了,只剩下艰辛;感动没了,只剩下没完没了的磨合。我的眼中不只有你,还有更多的人和事。曾经的海誓山盟变成了指责和抱怨,曾经的温柔体贴变成了冷漠和争吵。

但是,我们始终在一起。一个小家从无到有,从崭新到弥漫着彼此的气息,小家里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家的概念已镌刻在心。多年来彼此熟悉的生活习惯也成了小家的内涵。婚姻

让我们成熟,让我们变得丰富,婚姻给了我们生命的质感。回想着过往的种种经历,生命中最丰富的这二十年,每一步都与身边这个人密切相关,想把他分开来单独理出自己的那一份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从前被我们挂在嘴边的“我爱你”再也不会轻易说出口。

那么,是我们的爱情没有了吗?如果真的是爱情没了,我们为什么一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幸福又快乐?如果有,我们为什么好久好久都说不出“我爱你”了呢?不知道世间是否真的有一直如饱满如初的爱情,不知有谁能一直活在动人心魄的爱情里?是的,徐志摩一生都在爱,始终经历着他一段又一段的爱情故事。但那故事的女主角却不是同一个人哪!生活中有的是四十大几的男子在QQ上与年轻的女性用稍嫌暧昧的语气聊天,说着什么“沏一杯清茶,听着一段优雅的音乐静静地想你”一类的话(其实他并不喝茶)。但他们毕竟不是徐志摩,既缺乏徐志摩追求完美的诗人气质,更没有他敢爱就爱敢不爱就爱的勇气。他们也就是靠着网络的隐蔽想再青春一把,通过网络重温一下那美得有些虚幻的初恋,因为婚姻中的她已经无法再给他这种“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新鲜感觉。

也许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小过程。这个过程可长可短。长到一生,比如那些受人羡慕的爱侣佳偶,从黑发到白首,始终卿卿我我,一朝牵手,终生相伴。短到一瞬,比如惊艳的一刻,我们爱了,爱人开口或举手投足间的一瞬,又明白那并不是我们要的爱情。许多人的爱情过程应该就在这这一瞬和一生之间吧!我们当然想要一份永不褪色的爱情,但爱情总是要褪色,要改变。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份稳固的婚姻来温暖自己的一生。那么我们的爱情呢?它去哪里了?它并没有失去,只是变成了一份最温暖、最可靠、最浓郁的亲情!原来亲情才是爱情最



冬艳(油画)

悟一敏

郑州地理 铁文街与铁路文化宫

杜丰芮 王瑞明

铁文街位于二七区,它北起陇海路向南,拐个弯再向东到陇海铁路涵洞处,长330米,宽8米,水泥路面。该街因位于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西围墙处,经市地名办批准命名“铁文街”。

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位于陇海路南侧。建国初,郑州铁路管理局为活跃职工文化生活,决定利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原陇海铁路管理局陇海花园旧址,一座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机炸毁的陇海大礼堂上重建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历时一年,于1952年6



城市进行曲(国画)

周传彬

月1日落成,占地205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44平方米,座位1200个。7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开放典礼。文化宫内设有儿童乐园、图书馆、阅览室、茶艺厅、展览厅、小花园、棋苑、舞厅等各项文化娱乐设施,内部装修高级,有地道通风和暖气设备,可放映电影、演戏剧。当年在郑州乃至全省都是一流的文化活动场所。曾接待过朝鲜、英国、法国、前苏联等国的铁路代表团参观访问。

据资料记载,1952年10月31日上午9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人罗瑞卿、滕代远、杨尚昆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陪同下到郑州邙山登上小顶山视察黄河后,回到市内曾在铁路文化宫作短暂休息,视察了外部环境、

职工游艺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等处。然后来到二楼会议休息室,在此听取了铁路管理局领导的工作汇报。并对文化宫及其文化宣传所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给予了肯定。对毛主席视察铁路文化宫这件事一些老铁路工人还记忆犹新,并载入了郑州铁路史册。

今天的铁路文化宫已旧貌换了新颜,昔日的木结构建筑成为危房后,2002年5月已整体拆除。新建的一座气派新颖、气势宏伟,钢筋水泥结构的大型现代化文化宫已建成投入使用。

郑邑旧事 栗园史村的传说

连德林

民谚“大枣、柿子和板栗,木本庄稼救荒饥”。说是这几种干果可代粮食用,被称为是救荒年的粮食代用品。以枣和柿命名的村庄在郑州地区有好几处,但是以栗树命名的却很少见。在人们的心目中,栗树主要生长在山冈丘陵区。殊不知,以栗树命名的栗园史村,就是新郑孟庄的一个自然村。

栗树的果实有板栗、茅栗和栗子多种叫法,为落叶乔木,高可达20多米,但也有呈丛生灌木状。叶椭圆形,边缘有尖锐的锯齿。五月开青黄色花,长二三寸,雌雄同株。结果如球,外有芒刺,内有栗果,一包三五粒。成熟后裂开而散出果仁,用铁锅炒熟后香甜可口,还可制成果粉做馍食用。除果实供食用外,栗木材质坚韧,可供建筑和做家具,过去是做车轱的上等材料。古时人们还用栗木做成神主或亡灵魂牌位,后通称宗庙神主为栗主。栗树皮含有鞣质,可用作鞣皮革和做染料。栗叶可养柞蚕,花穗晒干后燃烧有气味可驱蚊虫或当农药。栗树通身是宝,实为一种经济树。所以,在古籍中有:“干栗栗木人家,富裕可比千户侯”之说。

据村民讲,约在明朝初年,这里是丘陵地带,有一数百亩大属于官府经营的栗园。有一支姓氏人家来到这租里包管理栗园,在栗园旁边定居下来,村名就叫栗园史。因这里的土壤很适合栗树的生长,结的果实个大味纯,当时还被定为贡品。凡风调雨顺的年景,也是板栗的丰收年,除官府按契约收栗租外,栗农还有剩余,足够养家糊口。有一年连遭干旱和虫害,栗子挂果不到三成,严重减产,可是官府却不减少栗租,仍按常年照收。栗农把当年所收栗子全部交了,还要写下欠据,等来年补交,谁要不交,定吃官司。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有理无处诉,但也不能听之任之。在气不过的情况下,私下里一合计,当年冬天,把所有果树用烧开的水浇了几遍。第二年开春,没有一棵栗树发芽,全部成了死树。之后官府放弃了对这里的经管,栗农们改种庄稼自食其力,再也不担惊受怕了。于是有人编顺口溜道:“栗树成林连成片,木本粮食救荒年,丰收是福灾是祸,死了栗树得平安。”

若干年后,村民们根据这里的土壤情况和自然条件,广种枣树,仍是成林成片,使成为新郑大枣的主产区之一。现新郑开发的“古枣园”风情游就在该村附近。这里虽然已成为大枣园,但是栗园史的村名却未改,作为历史的遗迹,延续至今。

了,我老婆一个人吃水哩,日头还往窝里跌哩。再跟邻村比,人家满地是葡萄、果树。咱这村上,男人女人就是个出去打工。出去打工也对着哩,年轻人这阵子还能跑动。可跑不动的时候咋办呀?事情要往长远想哩。根本的路路还是要在地里打主意,想办法。政策又这么好。这样,咱宝丰的农民才是“双保险”。她深情地看了看我身旁的董支书,欣慰地说,这会儿的支部对着哩,宝丰有希望了。

不觉得几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我感到自己在历史的深处获得了许多东西。猛抬头,天空湛蓝湛蓝的,阳光正灿烂着。

新书架

《飞越疯人院》

黄雯

《飞越疯人院》、《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并称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肯·克西是垮掉一代真正的精神领袖。销售一千多万册,它是1962年全美最畅销小说,而本书是迟到了四十年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

《飞越疯人院》讲述了精神病院里,大护士以严厉的手段、冰冷的器械和冷酷的心肠统治病人,试图把他们改造为柔顺的、规矩的、毫无个性的机器。病人们饱受大护士和黑男护士的凌虐,直到不受约束的麦克墨菲进入了疯人院。

在病人中,印第安人布罗姆登最懂得体制的力量,即便麦克墨菲仿佛

终的模样。因为这份亲情,我们才缠绵缱绻、磕磕绊绊一生一世也舍不得分离。人总是孤独的,人又总是害怕孤独的。爱情曾为我们驱散了这可怕的孤独并且带来了生命中最美丽的一段时光。当生命中的这一过程渐渐远离时,我们还能幸运地感到,亲情一直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最切切的呵护。

当我们为家人做好一餐饭,然后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再想生活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这种安静温馨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可以与爱情无关。



冬艳(油画)

悟一敏

下午,欧阳部长本来准备到桐山的。简又然也给杜光辉打了电话。可就在他上车时,欧阳部长接到电话,说中组部来人了,请他立即回到省城。欧阳对简又然道:“你就给光辉同志说一声吧,下次再过去。”

简又然等欧阳部长的车子一走,赶紧给杜光辉打电话。杜光辉听了也愣了,说:“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怎么说就不来就不来?”

“这我哪知道?有事啊!”简又然道。

杜光辉叹了口气,说:“那算了,谢谢你了!”

下午,湖东县委召开会议,传达了欧阳部长关于湖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会议中间,简又然出来接一个电话,是吴纵的。吴纵问:“李雪到底怎么样?”

简又然笑道:“怎么突然问这个?有什么……”

“是啊,老同学,你知道我离婚好几年了。我看李雪不错,她也……你看……”

简又然发了会儿呆,吴纵催道:“老同学,你说说?不能不说吧。我是相信你。”

“这个……这个,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啊,就这样吧。如果你觉得也成,我们就办事儿。”

“那好吧。行!”简又然说着挂了电话。他的心里一下子空了,仿佛被掏了似的,直往深处疼。

简又然回到会议室,想着想着,就有些头晕。他赶紧出来,在走廊上站着呼吸了口新鲜空气,然后给李雪发了个短信:“是真的吗?”

不到半分钟,李雪的短信来了:“真的。请简书记理解和原谅。”

29 据书怀一走,杜光辉的心里不知怎么的,有些空落。在桐山,快一年的时间了,能和杜光辉说上话的县领导,似乎只有书怀一个人。虽然他也知道,书怀说的也并不一定都是真话,但至少可以谈得来。现在,书怀在桐山矿调走后,背着个行政记过的处分调走了。看起来是因为处分,其实明眼人都明白:书怀这是沾了矿难的光。一直想走的书怀县长,正好找到了这样一个突破口,理所当然地被“调离”了。

官场上的处分也是微妙的。有的人因为处分,从此失去了政治前途;有的人却因为处分,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具体的就要看这处分的是谁,处分后的安排到底如何?有人甚至建议要写一本《处分学》呢。

书怀是安排到市财政局任副局长,虽然是第九位副局长,但财政局是个大局,而且是个让人眼红的局。一个县长,就是不受处分,有时也不一定安上这个位子。何况书怀还是背了处分的。因此,在桐山班子为书怀饯行时,书怀的样子,倒像一个踌躇满志的人,说说笑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潇洒与轻松。

林一达先向书怀敬了酒,他的脸色不是太好,但是笑容总是堆着的。林一达对书怀道:“据局长到了财政局,将来可得对桐山多关照些。说什么桐山也是你的第二故乡嘛。哈哈。”

书怀现在看林一达的眼色,似乎也与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看林一达时,眼角微微地向下,好像总是用余光看人。现在,他端着酒杯,眼光仿佛比以前高了一截,眼角是向上挑着的,对林一达道:“林书记的

指示还不照办?只不过我到财政局,是个人微言轻的副局长,不知能不能帮上忙呢?”

“能!一定能。来,喝了。”林一达说着将酒喝了,据书怀还将杯子端了会儿,一直看着林一达喝完,才仰起脖子,一下咕咚下去了。

杜光辉看着大家喝酒,自个儿却在坐着。他是最后向书怀敬酒的,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喝完酒后,书怀有些醉了,回到宾馆休息。路上,书怀对杜光辉道:“光辉啊,两年挂职只是个形式,以后可别那么认真了。”

杜光辉笑了笑。书怀又道:“孩子的事怎么样了?”

“正在联系,等着合适的配型。”杜光辉苦笑着。

“桐山的事情复杂,能少问则少问。光辉啊,我跟你一样,都是实在人哪!”书怀说着,车子已经到了宾馆。杜光辉说:“下午还有事,要回省城的。等会儿,据局长走时,就不再送了。”

连载

43

谢东庭并没有把肖亦飞真正放在心上,跟肖亦飞接触更直接的目的无非是想探知一些平威的情况。肖亦飞对谢东庭没有秘密,东庭问的话,只要她知道,一般都会告诉他,闲聊的时候,谢东庭会策略性地旁敲侧击问她关于平威“看门狗”销量的情况,最近又要忙些什么啊?软件主要是谁在搞之类的问题。线索在问话中已经越来越清晰,唯一需要的就是证据。

这两天两个人吃过饭在外面走了会儿回到肖亦飞的家里,谢东庭说让肖亦飞先休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肖亦飞满脸全是失望之情:“东庭,从没有求过你,今天别走了好吗?”

谢东庭随意说了句:“谁说我要走,想查点东西在网上,用一下你的电脑。”说完就走出去坐到肖亦飞的电脑前,打开了手提,输入了密码。

谢东庭早已对肖亦飞的电脑本身失去了兴趣,自己已经翻来覆去查看很多遍,一无所获。他上到网上,搜索到相关的网页,肖亦飞洗完澡,悄悄靠到他的身后:“哈,你最近对他的东西感兴趣啊,我也正研究他的新算法呢。”看到东庭在看那些网页,肖亦飞笑了。

“是啊,挺新的东西,对如何处理压缩和实时方面的探讨很有意思。”

“嗯,这些只是网上公开的部分,我后来私下给这个作者的实验室助手发过一个E-mail,人家很不错的,专门还给了我很多补充材料,你要不要看?”

“当然,你有吗?在哪儿?”

“我都放公司服务器上去了,我一般所有重要的文件资料和自己编的东西都放公司服务器上,比较安全一些,你让开,我来,把文件给你取下来。”肖亦飞轻轻一拍他。

谢东庭一听,心念一动,立刻让开座位给肖亦飞。目不转睛地看着肖亦飞输入密码的手,肖亦飞连到公司的服务器上,把那些资料拖到了自己机器的硬盘上,然后退出公司网络,把座位又让回给谢东庭。

“好吧,你去睡觉吧,我自己看看,可能要很晚。”谢东庭吻了吻肖亦飞,肖亦飞点点头,转身回了卧室。

东庭翻看下载下来的那些文件,心却都已经飞了,他不时地用眼瞟一眼卧室,以确定肖亦飞的确已经睡下。过了将近一个钟头,他不再犹豫,快速接通平威的内部服务器,输入刚才记下的号码,果然,那个地方有好几个文件夹,不敢多看,他凭

直觉把一个命名为“平威看门狗”的文件夹全部拖到本机上,然后退出内部网,从口袋里掏出总是随身带的U盘,把刚下载的文件夹全部拷到自己的U盘里,然后把存在肖亦飞电脑上的那份东西彻底删除,整个过程只用了10分钟不到。

第二天,一到公司,谢东庭就把U盘插上,点进那个署名“平威看门狗”的文件夹,源代码果然齐齐整整地列在那里。他毫不犹豫地下载到了自己硬盘里,加了密。花了两天的时间研究完平威所有的程序,东庭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平威的软件里数次用到了“夜眼”的几个重要方程,本来痛恨肖亦飞弃明投暗去了于大寨那里,现在,谢东庭真要好好感谢他了,用得真好!于大寨,这些东西足够够掉平威,甚至毁掉你于大寨的。

这一天,一大早,于大寨就开始心神不定,干不下去活儿了。索性早早就把工作布置下去就开始不停地看表。杜琳、阴阳还有自己的老妈今天中午就要到北京暂时团聚几周。

没想到杜琳来到了大寨的公司,大寨却一脸的疲惫:“这个人辞退了,明天告诉他不要再来了,把这月工资给他。”大寨对老毕说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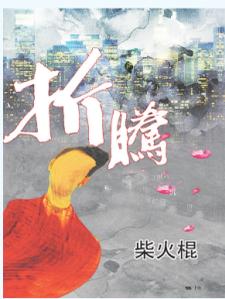
“怎么了?”杜琳看着老毕的脸色也不好,转头问大寨。

“没什么。”大寨勉强笑着看看杜琳,工作上的事情,他不太愿意跟杜琳多说,“老毕,你去吧,按我说的办。”

“大寨,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了?”等老毕出去,杜琳直视着大寨的脸。

大寨终于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吐露了。原来由于库房的电子白板的货,销售员小戴急功近利,把货物以略高于本地的销售价出了衡水地区的一个二级代理商。那个代理商回去,立刻以低于当地的市场价兜售给了客户,被别的代理商发现,告了之腾飞。腾飞毫不客气地要惩罚平威这种不当的“窜货”行为,要平威提供一笔数额不小的罚金,同时让平威以当地代理商市场价把窜出去的板子再买回来。这一出一进再一笔罚金,平威的损失不小了。

杜琳心里面隐隐觉得是谢东庭故意刁难丈夫,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折騰

柴火棍

9